

付出,只因为

爱

——记贵港市城市公用事业管理处清淤队长邓深海

□ 丘晓兰



▲ 邓深海(左)与同事清理污水井。

一座城市的运行离不开合理的规划、规范的管理,也离不开千千万万投身建设与服务的人们的付出与劳动。假如说宽敞整洁的街道、拔地而起的高楼、绿树浓荫的公园是一座城市展示在世人眼前最为光鲜的面庞,商场、菜市、大街小巷里每一个人和煦有礼的微笑和问候,马路上每一辆汽车的“宁停三分不抢一秒”是一座城最能让人感觉亲近的性格,那么,街道的地面下,纵横交错的各种管道设施,就是保障一座城水电、通讯能否畅通的消化系统。

贵港,又别称荷城,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郡新城,也是一座充满生机的新兴内河港口城市,是中国西部地区内河第一大港,是大西南出海通道的重要门户,是中缅油气管道天然气管道终点,也是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城市。西江黄金水道流经市境,东临梧州、南临玉林和钦州、西接南宁、北邻来宾。

优越的地理位置,深厚的历史底蕴,还有优美的自然环境,让贵港这片土地人杰地灵,英才辈出。但今天我们要说的,不是石达开、杨秀清等历史人物,而是一名平凡而又了不起的清淤工。

我叫邓深海,我是贵港人

1995年10月27日,贵港市从玉林市析出,升格为地级市,辖15个镇、15个乡,设一个街道办事处;

1996年6月22日贵港市正式挂牌成立,辖桂平市、平南县、港北区、港南区和覃塘管理区;

2003年3月6日,设立贵港市覃塘区;

2014年,贵港市行政区域总面积1.06万平方千米。辖53个镇、19个乡,设2个街道办事处。全市共设74个居民委员会,1072个村民委员会……

马路,在一条条延伸;高楼,在一座座拔起。20年间,这座名叫贵港的城市,也在一天天扩大。

生在贵港,长在贵港的邓深海熟悉这片土地,也深爱着这片土地。出生在普通家庭的邓深海是家里的老大,因为家境一般,要帮着父母持家,他在年仅18岁的时候就跑遍了当时的贵港。从港北到港南,从桂平到覃塘,从事过十几种工作。其间,他也曾离开家乡去到广东,喝过一阵子的广东凉茶王老吉,吃过一段时间的广州肠粉和炒河粉,但在邓深海的心里,味道最好的,还是贵港的鸭肉粉……

黝黑的脸庞,精壮的身骨,一米七多的个子,50多岁的邓深海并不十分善谈,但他脸上总是带有很平和的笑。

7月的贵港街头,骄阳似火。

因为比预约的时间早了半天,所以我们的初次见面并不是计划中的会议室,而是贵港街头斑驳的树荫下,一个被打开了的污水井盖旁。只见3女1男4人戴着口罩、身着橙黄色工作服的清淤工人正在路边作业。铁锹、长勺、淤浆袋,一锹锹,一勺勺,他们分工合作,乌黑的下水道淤积物一点点地被装到排成一排的淤浆袋里……

貌似简单机械的劳动合作,却让路旁站立的我眼眶湿润。

很明显,那个高个子的男清淤工就是邓深海。明亮的大太阳底下,他手中的长勺稳稳当当的。

和我们同行的贵港市市政管理局城市公用管理处的同志上前招呼:“老邓,休息一下,有记者来采访你们了!”

“嗯,这里的工还没做完呢,衣服也没有换,等一等。”邓深海回答道。

也许是体谅我们的等待,几位清淤工人加快了作业的进度。待排成一排的清淤袋都饱胀

地被灌满之后,一辆卡车开了过来,拖卡上满满地排着一个一个扎紧了口的清淤袋。仍旧是同心协力分工合作,路边的一排袋子被搬运到了卡车上。

口罩,被摘下了,邓深海坐上了卡车的副驾,打个招呼,先行离开了。3位女清淤工站在路边,擦一把额头上的汗,把橙黄色的工作服脱了下来,里边穿的是日常衣服。说说笑笑地,她们骑上了自己的小电驴,说:“好了,咱们管理处的会议室里见!”

因为爱,所以我的付出也快乐

会议室里,清淤队全体队员都到了。他们是队长邓深海、司机邱德光、队员李永菊、李结伦和雷艳珍。每一个人的衣着都很朴素,也都干净整洁,就像贵港街巷里身边路过的街坊和邻居。陪着我们采访交流的,还有管理处设施运行管理大队的大队长。

直奔主题,我问:“管理处一共有几个清淤队呢?”

大伙都说:“就一个啊!”

我又问:“全贵港市区就一个清淤队,就你们5个人吗?”

大伙就笑,说:“不然呢?”

我从资料得知,随着贵港中心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大,市区道路旁边的污水井、雨水井数量达到了1.2万多个,污水管网超过600公里。难道这些污水井、雨水井和管网的清理疏通工作,就全部由邓深海所在的清淤队负责?

答案,是肯定的。

也许是我诧异的神情让在座的各位觉得好笑,我们的交谈也逐渐活跃起来。性格开朗的李永菊笑呵呵地给我们讲了许多他们工作的小故事,在她的带动下,其他的几位队员,还有司机邱德光也都打开了话匣子。倒是队长邓深海,很安静很平和地坐着,脸上有些许局促,话不多,但微微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。

时间悄悄地过去,我也知道了,城市清淤不仅是我看到的烈日下一锹锹、一勺勺地把淤积物往外掏挖,当遇到比较难清理的污水井时,还需要有人入井,使用高压水枪、砍刀、钢钎、钢丝绳、三脚架、葫芦吊等工具;而井中也并不止有毒的氨气和生活污水,还可能有蜈蚣以及石块、建筑垃圾甚至是碎玻璃、铁钉、针头等危险物品。而根系发达的榕树会把根须深入到下水道中,逐渐填满某一段井道也是常有的事情。当暴雨来临,市区道路中的金田路、桂林路等多个路段也会因为排水不及时而出现内涝。

每当这个时候,下井作业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邓深海的肩上。冒雨对路面积水进行抽排,持续几个小时泡在积水中,引导行人避开井口区,是清淤队的队员们几乎每年都要做的工作。

2014年2月10日下午,清淤队在仙衣路清理检查井内情况的时候发现了蔓延盘结的树根,严重影响排水畅通。于是,队员们先是砍断井口边粗壮的枝条,然后由邓深海进入井内检查,果然,好长的一段树根盘根错节,被井道里的污水养得又肥又壮。但这些都难不倒邓深海,他先用钢丝绳牢牢绑好树根,又和队员们用三脚架、葫芦吊等设备,大伙儿齐心协力,前后用了2个多小时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树根拉出,并疏通了被堵的检查井。经测量,他们清出了长5米、直径0.4米的树根团。

2017年7月,因大暴雨,贵港市迎宾大道铁路立交桥底出现严重积水的情况。接到消息的邓深海第一时间赶到现场,勘查发现该路段的雨水口、检查井被铁路施工的泥浆完全覆盖,有3个检查井堵塞、18个雨水口被堵。井

下深处淤积的泥浆已经不能用挖勺掏出,怎么办?只能下井掏挖!下水管道内空气流通不佳,除有害气体外,下水道里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物都有可能出现。但职责所在,邓深海没有犹豫,做了简单的防护措施后,他下到井内,将泥浆一锹锹挖到桶内,又一桶一桶抬到地面,再由其他队友们装车、运走。不知不觉间,暴雨已经停歇,邓深海和他的队员们的作业却不能停歇。加班加点持续了3天,泥浆才终于被清完。

一桩桩、一件件,就在有说有笑的交谈中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起来。而邓深海始终微笑着,话语仍旧不多。

我不禁又问:“你们的工作很辛苦啊,怎么还能那么开心?”

几个女队员听后却越发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“因为我们的队长好啊!”

“因为大家一起干活开心不会累啊!”

“因为管理处对我们关心啊!”

“对啊,刚才我们干活回来都是喝了绿豆汤才来的会议室呢!”

“是啊,最脏最累的活都是队长干了,我们不算累……”

“对啊,我们之间哪个家里有什么难事的话,大家都会帮忙,就像兄弟姐妹一样,队里也很体谅……”

她们的话不禁激起了我的好奇心。据管理大队长的介绍,他们的工资都不高,即使是队长和司机,每月的酬劳也没到2000元,由于收入低干活累,清淤队的队员都换了好几茬。而邓深海虽言辞不多,却是个干活的多面手,年轻的时候还走过一些地方,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,怎么一个清淤的工作一直干了8年呢?

被我接连的提问追着,邓深海也不得不开口回答。他说:“别的地方我也走过一些,但总觉得没有贵港好啊!我从小就在贵港生活,小时候家里没钱也没读过什么书,但做人吧,只要开心就好,一家人能在一起就好!”

“对对!”一个清淤女队员插话说,“他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,挺孝顺的,有一个还做过记者呢,跟你一样!”

“都在贵港吗?”我问。

“都在贵港。”邓深海原本只是微微的笑意舒展开来,黝黑的面庞也像绽开了的花朵,“原本有个女儿也想到外地去工作,但是我说,贵港最好!你看现在绿化面积增多,商场超市也多了,吃也方便、住也方便,一家人都在一起,你去哪里工作能有在贵港好!”

我说:“你不要转移话题呀,我问的是为什么清淤的工作你干那么久还这么开心呢?”

“哈哈!”队员李永菊笑了起来,“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,干什么他都是这样的!”

“我觉得我这样也挺好的,反正都要做点什么,我文化不高,别的也做不好,但是健康、开心,这个工也总要人来人啊!”

“对对,你看街面上原本‘水漫金山’,我们一出马,得了!”

……

邓深海和队员们质朴的话语让我一时也问不出什么来,倒是设施运行管理大队队长把话接了过去,他说:“城市的管道清淤已经逐渐开始现代化了,很多城市的清淤机械化都做得很好,现在在我们贵港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好,以后肯定也会学习和借鉴,但现在的贵港要保障污水管道的畅通确实离不开他们!”

我灵机一动,又问了他们一个问题:“假如请你们对贵港说一句话,你们会说什么?”

“祝贵港越来越好!”

“千里万里还是贵港好!”

“希望以后广西超过广东!”

“对,让广东人也来贵港打工!”

又是一阵开心的笑声伴着响亮的话语,特别是几位清淤女队员,似乎也被自己的回答逗乐了。队长邓深海却沉吟了片刻,在我期待的目光注视下,他略显腼腆又停顿了片刻,接着又稍一挺胸,抬着头说出了5个字:“贵港,我爱你!”

一片爽朗的笑声在会议室里,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响了起来。这笑声敞亮、轻快,又充满了祝福,就像一只洁白的鸽子,又像一阵和煦的暖风,飘出了窗外,在盛开美丽荷花的贵港,在神奇美丽的八桂大地,久久地回响。

(本文获优秀奖)